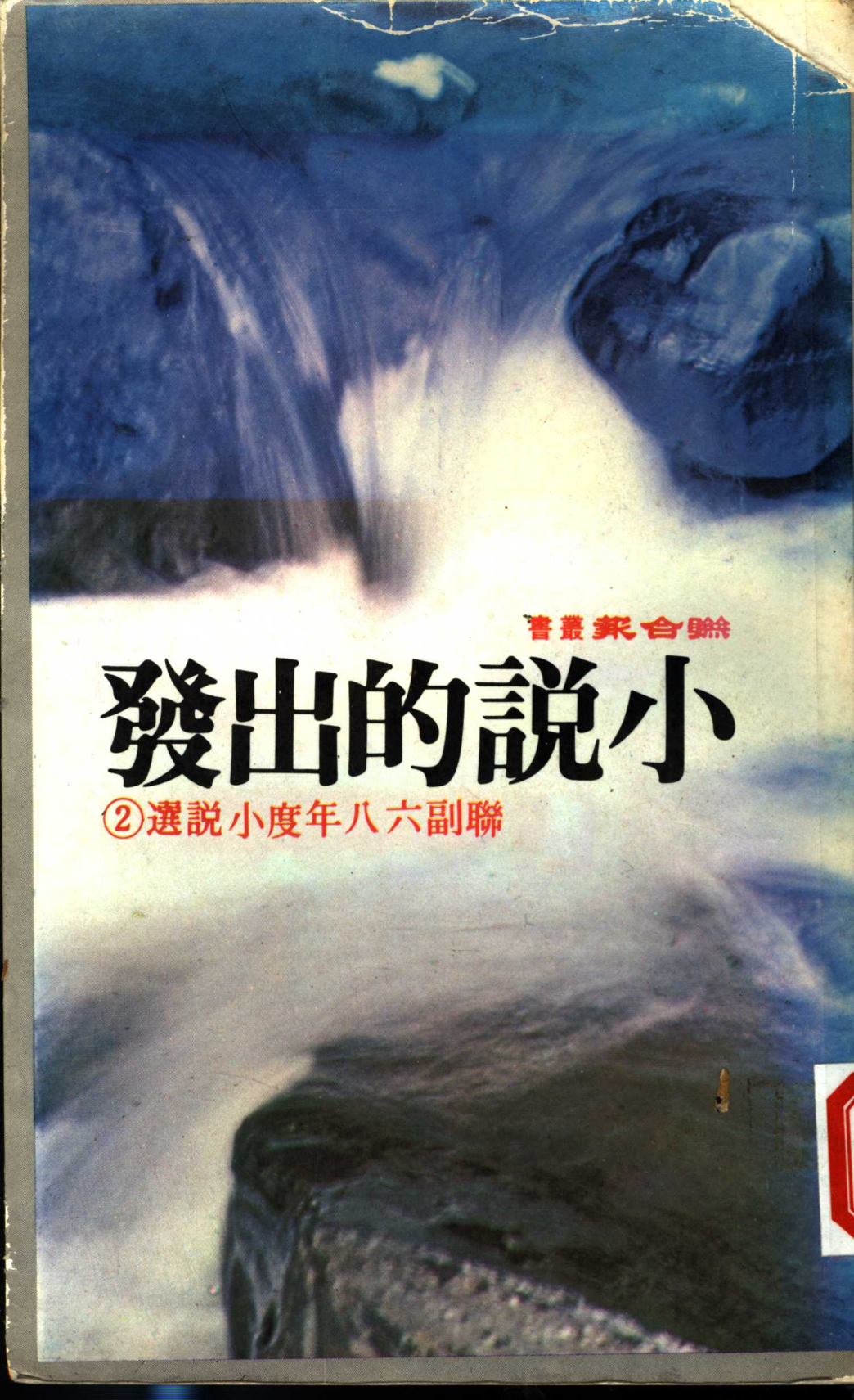




聯合報叢書

小說的出發

② 聯副六八年度小說選





聯合報叢書

小說的出發

——聯副68年度小說選2

聯合報叢書

小說的出發

——聯副68年度小說選2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銷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合報社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〇七四一五一

印刷者 中興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八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初版

印翻禁・權版有

目錄

揚帆、蝦米一號.....	小野 一
人在金門.....	尼洛 三
無題的畫.....	蕭颯 七
白鷺鎮的回憶.....	宋澤萊 九
途經妙法寺.....	七等生 九
白癡記.....	李永平 二五
賊.....	東年 二三
檳榔城.....	鄭清文 二四
血染天堂路.....	小野 一三

解恨·····	康白·九
閒夢·····	蔣曉雲·三一
心魔·····	朱炎·三三
她們的眼淚·····	李昂·三六
銀波翹膀·····	七等生·三八
瑪奴也拉·····	陳明哲·四一
望遠鏡·····	誠然谷·三七

揚帆、蝦米一號
小野

本名李遠，民國四十年生，
福建人，師大生物系畢業，曾在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微生物分
子。民國六十六年以「封殺」獲
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第一名。
作品集有「蛹之生」「試管蜘蛛」等。

印象之一

起初姚莉都沒太注意那個定期來家裏打蠟的小伙子，只覺他黑黝黝挺紮實的，却又不完全像是幹粗活的漢子，那些勞力多於勞心的人，怎會那樣糾結著鬱鬱的眉，鎖著一張臉，像鎖著一間囚室。

有一天，他終於說話了。

「喂，」他停止了隆隆的馬達聲，仰著臉：「你的小提琴聲干擾了我打蠟的工作。」

接近黃昏時辰，晶亮澄紅的霞光是他握著打蠟機的臂膀的膚色，汗水順著霞光的姿勢慢慢滴滑而下，落在滿是蠟腥味的羅馬彩色地磚上，華麗的水晶吊燈在微風中輕款款地搖曳生姿。姚莉無法看清對方的臉廓，她友善的停止練習，問他：

「這是你的職業嗎？打蠟的。」

「我已經打了第三家了，很累，給杯水喝好不好？」

年輕人頭偏了一下，霞光映上他半張臉，竟是面有清晰線條的山脊，韻致天成。

姚莉到冰箱取了罐葡萄汁，見他接過去，一把的扯掉封口，看了看，撇撇嘴：

「連飲料都西化了？」

西化？姚莉很訝異從他口中抖出這樣的字眼，同時也不悅於他的矯情：

「西化的東西，你還喝幹嘛？」

他一口氣將葡萄汁傾入喉管後，用袖子揩了下沾在下巴的殘汁，語不驚人死不休地又冒出了一句回答：

「就像你寧願聽史特拉汶斯基的火鳥，或者巴托克的稻草人王子，而不屑忍受流行歌曲的疲勞轟炸是同樣的道理。」

當姚莉還想再深入時，打蠟機又轟轟隆隆地響起來了。

臨走前，姚莉照媽媽交代的錢付給對方，他接過鈔票後就擠入牛仔褲寫著英文商標的後口袋內，調頭便走。

「你叫什麼名字？」姚莉好奇的問著他的背影。

「打蠟的。」背影回答，充滿了驕傲。

暮色已垂，姚莉提著小提琴匆匆上樓，踩踏著一層層階梯，她依然沒弄懂那年輕人的邏輯，史特拉汶斯基

和飲料西化有何相干？小提琴聲音又如何干擾打蠟？杆格不入的觀念和錯誤的邏輯——姚莉嘀咕著，差點踩空了一腳，扶住木把，才免於滾落樓底的荒謬。

如果跌下去傷了腦細胞，天才變白癡，這趟美國之行也要泡湯啦。姚莉甩甩頭：有機會要深入那個打蠟的小伙子，別給他唬倒了，我是天才呢。

夢魘之一

他孤立在荒蕪乾硬的土質上，依稀目視了翻浪聲，聽聞了海的鹹腥，嗅覺到海岸線，在昏幽恍惚的情景中，因感覺的迷亂，他已力不從心。海水在他身後迅疾消退——消退——消退——而後涸竭成一地無止境的乾旱，一片連綿的陸地。他赤足踩在堅硬的地層上狂奔，奔濺在汨汨的熱血漿裏染紅了一雙稚嫩的腳掌。

這綠灰暗藍的大地，是童年夢繫的家鄉麼？有誰在這兒掙鬥過？殺伐過？呼號過？

尋不到清水滌足了，他五臟六腑悸跳如瀕死的青蛙，那童年唯一可凌虐的小動物，此時猛烈撞擊著他，他越陷越深，腳掌被黏滯的血吸著，沉重如萬噸爛泥，拔不出來了。

海，距他已渺遠如仙境般難尋了。

他尖聲嘶喊，一如他童年恣意處死一隻青蛙時，青蛙無告的哀鳴，他乾渴燥悶地喘著，如同他幼時隨手丟置於沙地上的鰱魚，失水而無聲地張合著嘴，他冀盼這陸地尚有人烟，或是一帶叢林，有獵人出來搭救他。

他覺察自己的污穢與進退兩難，他繼續掙扎著，他四肢如瀕死的蛙，口如失水的魚，有人在呼喚他，隱隱

約約——曉南，曉南。

是爸爸嗎？哦，不，他再也喊不出聲了，媽媽嗎？我不要見她，她那樣叫人羞於提及，可是，曉南，曉南——真有人在拉著我，叫我，有救了，只要有人就好，只差一個人伸出援手，我真的只差一個人來救我一把。

曉南——怎麼回事，又作噩夢啦？

噢。噩夢，又是噩夢？昏朦中，掙扎著掀開眼皮，是姊姊，穿著天藍色睡袍，那樣貼近，僅只是一陣經常會來的夢，形影不離如鬼魅附身又描摹不清的恐懼與驚悸。他揪著棉被，瞪著姊姊，她仍然笑盈盈地安慰他，已不止一次了：

「怎麼不會幻想些愉快的事進入夢中？譬如說，夢到那個你最近最愛向我提起的，你去她家打蠟的，會好多種樂器的漂亮女孩？」

窗外的天，像一方巨大無比的硯臺，濃黑的墨一陣陣自其上徐徐滲出，深夜三點，大地沉寂無聲。想到剛才只是噩夢，想到幾小時後，世界又會光亮無比，心總是舒寬多了。

「別忘了，吃鎮靜劑，不然，又要折騰到天亮了。」

姊姊臨走前，替他倒好了溫開水，把藥丸放在桌上。

爲什麼老是夢到那些不要的，爲什麼夢不到要的？

臥想那個高貴的女孩仍是有益的，上次逮到機會該和她多聊一些的，可是爲什麼一開口就變了樣——惱氣炙人，變得如此孟浪。原來只想引她開口的，怎麼自己會變成那副德性？

曉南瞪大了眼珠，瞅著桌上靜靜平擺著的安眠藥片，和那杯靜止無波的開水，一切都靜得要人受不了，一定又是個長長難耐的無眠夜了，能臥想那個高貴的女孩仍是有益的……。

印象之二

這回打蠟，她又在家，仍然是樓上，是鋼琴聲，像是練習曲。夏曉南偶爾會不自覺的停止機器的隆隆聲，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耳朵，要想如何過去誘她下樓，可是總不能又說同樣的話吧。

正思忖間，琴音不知在何時停了，然後輕悄悄的樓梯聲，不須絞一些腦汁，她竟先找上來了。

「喂，打蠟的，黑松汽水，國貨。」

她果真在已被移至一旁的茶几上放了一瓶正在冒泡的透明汽水和一個玻璃杯。

猶豫一下只是本能的掩飾，他將打蠟機擱在牆角落，沒用杯子，一昂首猛灌汽水，這時他一點也不渴，灌得整個胃都要翻了過來，却一個勁兒的只想用眼角去瞥那女孩一眼，很洩氣的是那女孩正專心地看著手中捏的幾張紙張。芙蓉如面柳如眉，她就長得那樣，够風雅的了，可是芙蓉又是什麼樣子呢？恐怕連柳的樣子都很概念化了。曉南用眼角餘光瞥著、瞥著……。

「喂，汽水喝完啦，空了。」

被她這一喊，才警覺到手中握著空空如也的汽水瓶，他慌亂失措地扭開了臉，像幹了件多麼羞恥的事。

「我唸一段散文，是個天才寫的，我看你還有點水準，你聽聽，然後給個分數。」她朝他晃了晃手中的白

紙。

他露出自以為够性格的男性笑容，不露齒，略有角度，可理直氣壯的盯著她瞧個够了。

「這兒一切都是無飾無華而真實的，」她開始唸了起來：「從掀開岡石窠爬出一隻慌亂的大螞蟥，到飄過湖面輕輕淡淡的雲影，像伸手就可抓到，藏到草堆裏，揣進袋子裏，擺在心裏……」

喔，真叫人嚮往——她那張白皙而細膩的臉，無飾無華，却又高不可攀。他想著，有些紛亂了，像慌亂的大螞蟥已爬入他心裏開始不安份起來。

「仰著，臥著，伏著，都可以數著自己的心跳，像數著節拍，數著數著，旋律就出來了。彷彿聽到了很遠以前的某個地方，有個漁夫在唱著——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暮抬頭，月上東山。在塵世間一切醜陋的、虛偽的、空乏的都燦燦消散了。這裏沒有報紙，所以見不到一切我不愛知道的，我遠離了這個世界，可是我却有一個更美的世界，它就是我的寧靜海……」

她真是另一個世界的人麼？不然怎麼會如此有優勁地唸著些不知所云的東西？向陌生人傳教嗎？傳什麼呢？

「我愛原始，原始的小山，原始的湖水，原始的細樹，原始的輕風，要原始的纖細，不要頭角綽綽的動物在石器時代出現……」

「喂，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她音量突然加大了。

「哦。」他嚇了一跳：「哦，完了嗎？真好，好美，真叫人嚮往。」

「我只唸了三分之一，如何？給個分數吧。」

「五十八分。」

「爲什麼？是天才寫的呢。」

「天才嗎？是珠算還是運動？」

「是音樂！」

「音樂有音樂的表達語言，換成文字，就不行了。」

「說說不及格的原因？」

「缺乏血肉和真實生命。」

「好，沒關係，反正很多人都說我是天才，天才總是會遭人嫉妒的。」她毫不在意的笑了起來，變得興致勃勃：「你相信有這樣的地方嗎？在我老家臺南新營的一個很少人知道的水庫，放了寒假，我帶你去，我一向只帶我看得順眼的人去。」

「可是你——爲什麼？」他簡直不知如何應對了。

「我叫姚莉，我喜歡跟坦誠的人做朋友，你說我寫的散文缺乏血肉和真實生命，我承認。所以我覺得你挺直，友直友諒友多聞，我是友直，哈哈。」

我坦誠我直？我的天——隨南感到那隻慌亂的大螞蟥又開始蠢動了，糾絞得他臉紅一陣，青一陣，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開口謙虛一番的，總之，語無倫次得前後判若兩人，唉，友直友諒友多聞，我什麼都不是啊。他好

像是這樣說的……。

她從海口來

葉文英搬進曉宜和曉南合租的這間巷底公寓二樓已有一個多月了。她原先早已從海口老家來臺北念護校，在學校附近和同學們合租了一間小房子，她有些潔癖，偏遇上了一個衛生習慣欠佳的室友，令她一再萌生重尋居處的念頭。

那天她和往常一樣到市場買青菜和肉，走出市場門口，又見到那個供小孩用紙網撈小金魚的老婦人，裹著厚重的黑大衣，露出一雙多繭的腳，茫然地坐在那兒發楞，生意清淡，不知是天寒，或是現在的小孩都精靈得知道用紙網撈魚是件不划算的遊戲。當她赫然發現一個大男生蹲在那兒，投注全副心血在撈金魚的工作上時，她忍不住湊上前去。

「小姐，要玩嗎？很便宜的。」

她連忙搖頭，怕驚擾了那個大男生。他會是個白癡嗎？不然就是智商偏低——不然，怎麼那樣專心？

顯然他是個不够聰明的「漁夫」，他左手執著小鋁盆仍是空的，右手抓著紙糊的撈網，浸在水中，追逐著池水中比較艷麗而大尾的，可是，一再被輕易地滑溜過；他窮追不捨，又調了方向，很努力地跟蹤一羣最小尾的黑斑魚，他的網探入水中，飄了幾下，紙網從邊緣的地方破了，這是他手中最後的一隻撈網，她猜不到那大男孩的表情。老婦人習慣地露出最後的牙根笑了，在這樣冷冷的冬天，此刻她彷彿才是永遠的勝利者。

當他聳著肩起身要離去時，才發現原來彼此是認識的。

「你是——」他快快的表情扭成一團驚奇，却怎麼也想不起來。

「我是阿英，你是蝦米仔，對不對？在海口，我們一起長大的，你忘了，新竹海口啊！」

海口。新竹那靠海的小漁村。曉南臉上迅疾掠過一種奇異的陰霾，瞬間像有什麼冰冷的液體流動入他渾身每塊肌肉的接縫中。葉文英見他像是猛顫了一下，並沒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他們匆匆交換了地址就分手了。

倒是曉宜很熱情地來找她，要拉她一塊兒住，說反正空了一間房子可惜，三個人還可有個照應，至少房租就省了些。葉文英拗不過她，就住過來了。

三人住在同一幢屋簷下，同一層，却各忙各的像打轉的陀螺，曉宜在一家旅行社工作，曉南唸海洋學院輪機系，半工半讀。她和曉宜兩人輪著下廚，偶爾晚上三人可聚在一起共享一餐。晚餐時，曉宜的話題總在旅行導遊發生的一些新鮮事上打轉，或是談談羅漢彬——那個長得滿帥，常常騎個摩托車來載她的工程師，他們好了很久，問題是羅漢彬老是沒提到戴戒子那種事，曉宜總解嘲的笑笑：

「新女性主義裏，沒提到女的向男的求婚這一條吧？」

曉南很沉默，快快三、兩口吃完飯就先離座了，他似乎最不爱聽葉文英聊起童年在海口的歲月。葉文英是能揣測的，那時雖年幼，畢竟也聽到一些有關夏家的傳言。大約在他們都還是南寮國小的小學生時，那個安靜的海邊村莊發生了一件够轟動的兇殺案：曉宜的生父在藉酒壯膽之後找曉南的生父挑釁，曉宜的生父拔出預藏的扁鑽朝他經常去索取財物的男人胸口捅了一刀，刀被對方奪下後，一場兇狠的糾紛與纏鬥發生，從夏家的客廳

祖先牌位前一直殺到四合院前曬穀的廣場，不久兩人都死在血泊中。沒有兇手與被害者，也沒有被告與原告，全村萬夫所指，認定她有尅夫命的是可憐的弱女子阿嬌；當她帶著這對同母異父的姐弟曉宜、曉南離開海口村時，四合院的曬穀廣場中，紅衣道士和赤膊的乩童正在尖鳴吹打聲中，爲這個兄宅驅邪。葉文英夾在圍觀的人羣中，眼見乩童用多刺的鐵棒往他自己身上打，血一邊流，口中說了一大堆靈語，乩童的血，在燈光中邪邪地亮著，讓人又要想起前一次的殺伐。據說目睹自己父親死於亂刀下的曉南，曾嚇得不省人事，村人都深信夏家有鬼怪在搗亂。想著曉南那張灰白失血的臉，葉文英至今記憶猶新。

聽大人說，阿嬌和曉宜、曉南投靠到宜蘭的阿姨家。後來又說阿嬌去日本，不久就淪爲娼妓，留下兩個無辜的小孩，不定時寄錢給阿姨，供他們念書與生活。

蝦米仔在臺北念大學也是海口的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傳出來的，起初以爲是謠言，現在都證實了。

讓葉文英好奇的是，曉南床頭擺了一艘用各種廢物所拼湊而成的一艘帆船模型，那樣斑駁而不協調，包括火柴盒、三夾板、小瓶子、銅扣子、破布、塑膠片，堆砌起來竟也頗具規模，看得出他花了很多心血。

有一回曉宜告訴她說：

「蝦米仔一心想當船長，他想漂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他似乎厭惡他的家鄉？」葉文英很肯定地問。

「你知道，我們從小就沒有過家的感覺。」

「你呢？你怎麼沒想過也漂流到很遠的地方？」